



# 历史里的体育印迹

杨刚

2023年8月8日，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在成都闭幕，山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将在大同开幕。这两大体育盛事都因为新冠疫情而从2022年延期到了2023年，但是赛事背后的体育精神、价值追求并没有衰减，体育激情燃烧在主办城市。

说起大同的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很多大同人是充满历史自信的，诸如培养了哪些在国际大赛上拿奖牌的运动员，哪些项目曾经傲视三晋，哪些国企的职工体育一度实力强劲，真有些如数家珍的感觉。

“体育”是个外来词，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我国。作为文化现象和文明产物，体育活动历史悠久，人类学研究显示原始部落即以格斗等竞技方式决定酋长的产生。考古更是证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古埃及和古代两河流域就出现了摔跤、拳击、搏击以及运动会等是对后世体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古希腊那样充满酒神精神的体育盛会，但也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体育活动和竞技项目。《汉书·艺文志》记载，秦汉之前流行的竞技项目有射箭、击剑、摔跤和蹴鞠等。射箭比赛因重在展现参赛者的礼仪风度，还被称为“射礼”。近年来在一些高校复兴的投壶比赛，就是由射礼演化而来的体育项目。

中国古代体育受儒家礼制影响，重德而不尚力，不强调争第一夺冠军。例如古代射礼中，比赛更看重射手的姿态、姿势，如果没有射中不要怨天尤人，更要反躬自问。孔子、荀子、墨子等都是射箭爱好者，还鼓励学生射箭。不过孔子认为，“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强调的是射手在上场比射时要遵循一系列礼节。在乡射礼中，射手的举止还要符合《驺虞》的音乐节奏，否则比赛成绩无效。

大同在历史上是中国北方的重要城市，长期在民族交汇的长城地带扮演着节点角色，尤其是都城和边镇岁月更

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繁荣。这些繁荣景象里就蕴含着古代体育蓬勃的影子。

古代大同特定的民族交汇、政权交界等地缘因素，让“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更显“戎”即战争要素的作用力。不同民族和战争因素的长期存在，长城地带的传统礼制影响力相对较内地要弱，军事需求客观上推动着体育文化的发展，尤其是马术、射箭因在战场上广泛使用而备受重视。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力推“胡服骑射”，把少数民族的战马上射箭技术引入赵地并同传统的射箭结合起来，将古代射箭推向了一个高潮。今天的云冈石窟、灵丘县都有赵武灵王骑马弯弓的雕塑，这位改革家在军事驱动下推进了赵国的射箭运动和驭马能力。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说赵武灵王是一位古代军事体育先驱。

西汉早期发生在大同的白登之围，让当政者领教了匈奴人射箭的厉害，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提升射箭、骑马本领的重要性。战争驱动，学习射箭成为当时全国后备兵员的首要本领。《汉官仪》记载，“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驰战阵”，射箭、骑马成为了国民性的素养。晁错讲述汉匈战争形势时即说，匈奴军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汉军骑射水平不及匈奴，所以军队中骑射训练更受重视，李广、甘延寿、赵充国、公孙贺、李陵等都是精通骑马和射箭技艺的骑射高手。《汉书·艺文志》就有相当的篇章谈论射箭、搏击、蹴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体育文献，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汉代的体育发展状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少数民族纷纷立国还是拓跋鲜卑部统一北方，“取士拔才，必先弓马”，射箭、马术等运动继续发展，甚至逐渐超越实用功能显现出精神需求的功用。灵丘觉山寺立有《皇帝南巡之颂》石碑，记载了和平二年(461)北魏高宗成皇帝拓跋濬巡视太行山东麓诸州返经灵丘时与众臣在笔架山竞射之事。大同市博物馆的大厅壁画《北魏贵胄出行图》就醒目地展示了北魏生活中的射箭元素。全家湾、

智家堡墓葬的壁画、棺板画也反映了北魏时的骑马射猎，其主要目的是练兵习武，兼顾娱乐。《北史·魏诸宗室列传》记载，北魏孝武帝元修在洛阳华林园举行过一次射箭比赛，将一个大型银质酒杯悬于百步之外，让十余人进行竞射，射中者获得酒杯。最终，濮阳王元顺射中银杯。这次比赛可被视为中国体育史上最早的一次奖杯赛了。

国际汉学界有人将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和隋唐共称为鲜卑国家，从体育角度看亦然。在以拓跋鲜卑为主体的北方民族射箭、投掷、角抵(摔跤)等竞技运动的影响下，晋代以来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崇饰华丽，祖述虚玄”之风逐渐得到改变，崇尚健康武勇的价值观得以回归，最终掀开了隋唐的体育新篇章，生发出无数至今让人津津乐道的新景观。

马球是与骑术密切相关的运动，据起源于公元前525年的波斯，后来传入中国。曹植在《名都篇》中就写道，“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击鞠壤”即“击鞠”和“击壤”。“击鞠”就是马球运动，“击壤”则类似大同人所说的“打圆”运动，将一块长方形木块侧立于地面，竞技者在三四十步之外用另一木块抛掷，打倒竖立木块为胜。

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草原上的强劲北风渐南，各地马市趋向繁荣，在《木兰辞》留下对马市的描述之际，赛马、马球、马戏等马术类运动也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及至唐朝，马球运动广为盛行，骑在马上用球杖击球简直成了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想象隋唐之际，秉承多元文化和豪迈之风的马球赛场上，健壮英武的运动员“东西驱突，风回电激”，胡风漫润下的观众呐喊声，形成狂欢的海洋。

两宋辽金时期，长城地带由北方民族政权和南方汉族政权的拉锯之地再度演变为北方民族的控制区域。近世的考古学家在长城沿线的一些墓葬中，多次发现反映当年体育活动的壁画。张家口宣化辽墓壁画上就有3个儿童在玩跳绳，两个儿童在摇荡绳子，一

个正在起跳，绳子从脚下飞过。当然，跳绳运动起源更早，我国汉代画像石上就有单人跳绳的图案。《说文解字》说：“绳，索也。”《小尔雅》解释：“大者谓之索，小者谓之绳。”跳索和跳绳，本质上一样。《北齐书》记载：“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盖高氏运祚之末也。”这种“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的单人跳绳方式，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梁学者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则记录了多人轮跳的方式，每到农历正月十六成群的儿童便聚在一起拿出一根长绳，“两儿对牵，飞摆不定，若百索然。群儿乘其动时轮跳，以能过者为胜”。这种多人轮跳的方式时称“飞百索”，至今形式未变。

上世纪30年代，辽政权的东京遗址(今辽宁省辽阳市)出土了一件八角形的辽白瓷罐，表面上绘有一组契丹童子角抵的场景：从两个契丹童子对面蹲着等待比赛，到赛前准备、开始角抵等。这些图像虽然描绘的是童子角抵活动，但已把契丹人角抵比赛的场面以及运动员、裁判员的表现都刻画了出来。民族史专家金启孮教授通过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和民族学材料的研究对比，认为中国式摔跤源自于契丹和蒙古族。作为辽金西京的大同，同样会有着此类跳绳、角抵等体育活动盛况。

明清大同的军事价值和商业崛起共同推动着以武艺为代表的体育发展，至今大同的不少武术流派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说明着曾经的耀眼，也吸引着今日的传习者。也正是在明清那个火器发展的背景下，射箭之类的运动逐渐从军事领域演变为纯粹的比赛项目。

古代体育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项目经过流变至今在我们的生活中枝繁叶茂，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明元素，也成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一场又一场现代体育盛会接踵而至，关注赛场上的风云争霸，也解读历史烟波里的独特印迹，获得的会是更丰盛的体育文明享受。

最绚烂的是夏花，最让人留恋不舍的也是夏花。

夏日黄昏时散步，我总喜欢走郊外一条小路，人少，僻静，却有着异常艳丽的繁盛。知道名字的，不知道名字的，数不尽的夏花正红的红，粉的粉，黄的黄……兀自在浓绿丛中，嫣然盛开，尽情微笑。行走其间，往往眼花缭乱，身心愉悦，喜忧皆忘。

一年四季，草木都依照四时节气生长。春日里开花，夏天舒展枝叶，到了秋天结出累累果实，冬天开始落叶，脱去一身繁华，都有自己的轮回。于是，当一朵夏花褪去春日的烂漫，抵达生命的巅峰，在阳光最饱满的夏天绽放时，除了拥有最华丽姣好的容颜，花与花之间，还涌动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量。

因此，唯有夏花能勾起我如此激荡的感怀，既有毫不掩饰的骄傲，也有撼人心魄的绚丽。那些开得不管不顾的花朵，全都美得纵情恣意，又美得热烈奔放，将生命的活力渲染到了极致。浪漫与激情，青春与梦想，种种可以赋予夏花的所有隐喻，都在它美丽的外表下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使我深陷其中。

这样的喜爱与迷恋，令我不禁又一次与一朵夏花对视。无论是清朗的清晨，还是明朗的午后，甚至是夏夜婆娑的月光里。每一次的对视，都能让我在一朵夏花的明亮眼神中，读懂它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即使绚烂之后，是永恒的沉寂，夏花依然开得光芒万丈，开得如火如荼。

是呀，再美的花儿也有凋谢的时候。当萧瑟秋风渐起，绿叶转黄、变枯，甚至飘落，凋零与伤逝一同慢慢袭来，那远去的芳华，是夏花给时光留下生命的成长定格。

总在想，一朵夏花的短暂生命中，会经历怎样的心路历程？从一粒花苞，到花蕾初绽，再到花团锦簇，直至最后香消玉殒，零落成泥。一朵夏花的短短一生中，肯定有过新奇，有过喜悦，有过期待，也有过悲伤和失落。当花容逝去，即将凋零的一刹那，夏花是否也曾因为自己的等待，悄然落泪？又抑或是，喧嚣过后，夏花早已将往事寄予风中，全都选择了遗忘？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夏花从不曾因为过往而逃避，或者退缩。当阳光再次洒满大地，夏花依旧会明艳艳地露出灿烂的脸庞，拼尽全力，骄傲地站在枝头，若无其事地开着、笑着，仿佛从不曾经历任何风雨的洗礼。那份坦荡的自若，即使跌进尘土，也掩盖不了迷人的芬芳。

这样的夏花，感动着我，触动着我。生命无论长短，都会有绽放，也会有凋零。既然来到这世间一遭，就应该如同夏花般，生而璀璨，绽放自己的光彩。

事实上，在夏天，与一朵夏花对视，其实是一朵夏花在生命最绚烂的时候，深情地凝视着我。夏花说了什么，我没有听到，我只看到，它那最美的容颜，令我如此留恋不舍，永远怦然心动。

## 父亲的时间(外一首)

袁秀兰

虽然也是  
白天连着夜晚  
可父亲的时间  
总是跟着他下田  
父亲的步伐  
有的长，有的短

父亲手上的老茧  
厚墩墩，沉甸甸  
头顶的草帽  
画出一个又一个圆

父亲的时间  
在地里不停地旋转  
时间嫌累了  
父亲也不说累  
弯曲的身影  
流连在禾苗前

父亲的时间  
月光如银  
窗前树影婆娑  
往事像叶脉延伸  
如水的日子  
沉淀着过往的记忆

儿时的夏夜  
故乡的月亮  
以古老的抒情方式  
伴着荷香蛙鸣  
悄悄地潜入我的梦乡

月光如银  
窗前树影婆娑  
往事像叶脉延伸  
如水的日子  
沉淀着过往的记忆

闭上眼睛  
用心倾听一份宁静  
对亲人的思念  
是一首永恒的歌

月亮还是  
原来的那个月亮  
而母亲却已经变老

## 夏夜之思

王伟

疯玩累了的我们  
躺在凉席上  
母亲摇着蒲扇  
哼着童谣伴我们入眠

闭上眼睛  
用心倾听一份宁静  
对亲人的思念  
是一首永恒的歌

月亮还是  
原来的那个月亮  
而母亲却已经变老

## 雨落荷塘

高翔

夜色渐浓听雨落，  
一帘珠玉入池塘。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dtyungang@126.com

又有声音响起来，母亲再看，是又一只麻雀的叫声。

风吹过来，随着绳子一下一下地晃着，麻雀的声音也在院子里晃来晃去。

“甭堵了，甭堵了。”母亲突然又朝着儿子喊了起来。

“甭堵了，甭堵了。”见儿子没听清一样还在动着，母亲的声音大了起来，也急促了起来。

儿子已经把一块泥甩到了那洞的边上，听到母亲的声音，就扭过头来莫名其妙地看着母亲。

“我看要不别堵了？”这时母亲的声音低了下来，明显是有了歉意在里边。

儿子惊讶地看着母亲，满眼都是问号。

“要不今年甭堵了，等明年吧。”

“啊，为啥？”

“你看这天……”

“这天？这天怎么了？”

“这天冷了啊，这天冷了啊！”

“冷了得赶快堵了啊，要不然风一灌，家也冷了。”

“你看它们……你看它们……”母亲头动着，明显是指着什么。儿子顺着母亲头指的方向，就看到了那几只麻雀。

“它们……它们怎么了？”儿子不解

地问。

“这大冷的冬天，如果堵了，它们到哪里待啊？它们没有待的地方，会冻死的。”

这时，那几只麻雀又叫了几声，随着麻雀的叫声，母亲的身子紧了一下，好像有什么寒冷的东西一下子窜进了她的身体里。

“今年别堵了，今年别堵了。它们把这里当成了家，如果咱们堵了，它们肯定会被冻死啊。”母亲一遍一遍地说。

儿子扭过头来看看地上的母亲，再抬起头看看头顶上的洞。

“我看今年别堵了，我看今年别堵了。”母亲说。

“以后吧，以后吧。”儿子又问。

“反正以后吧，等过了这个冬天再

说……等到了明年春天再说……”

听了母亲的话，儿子无奈地笑笑，没有再说啥。而母亲的目光却一直停在晾衣绳上边的那几只麻雀身上。

## 檐下有个麻雀窝(小说)

侯建臣

的一个出生后不久就死去的弟弟。

五六月过去了，七八月也过去了，窝里的小麻雀早已离开了窝，跟在麻雀爸爸、麻雀妈妈的身后，兴奋地叫着跳着，享受着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母亲偶尔会抬起头来，欣慰地看着它们，脸上是淡淡的笑容。

转眼，秋天来了。

转眼，冬天也来了。

随着小麻雀们逐渐长大，随着树头逐渐变得稀疏，寒冷的西北风又开始吹了。

“堵了吧，还是堵了吧。冬天来了，冬天的风大了，如果再不堵上，不仅有声音，家也会又寒又冷的。”儿子说。这一次儿子的态度比以前坚决了。

“好的，好的。”母亲说：“早就该堵上了，早就该堵上了。”

听母亲这么一说，儿子再一次准备了泥土，用水搅拌起来。

儿子又搬过梯子，立在了房檐下边。

母亲看着儿子在做着的一切，还不时帮忙做点什么。

母亲的头发在风中一飘一飘，那花白的色彩，感觉不是她的头发在飘，而是岁月在飘呢。

儿子用盆儿端着拌好的泥，一下一下地爬上梯子。一阵风吹过来，站在梯子上边的儿子突然冷得颤抖了一下，天气真是冷了。再过一段时间，就数九了呢。数了九的天，该比现在还要冷好多好多。儿子想着，动作也变得快了起来，好像数九天马上就要到了，天气也马上就要变得更冷了。

“吱吱……吱吱……”院子里又响起了鸟的叫声，母亲一下子就听到了。

母亲就朝着声音看。

在院子的晾衣绳上，有一只麻雀像麻团一样蜷在上面，那声音已经不是夏天时的“喳喳”声，原来寒冷是能让麻雀的声音改变的。

“吱吱……吱吱……”过了一会儿，

新房子盖好以后，屋檐下留了一个洞。

也许是干活的人粗了心，工程完了以后忘了封口；也许是故意留下的，让顶棚上通风，去潮气。

母亲住过来之后，总听得家里顶棚有什么响动。后来知道了，那是风。风从那留下的洞口钻进来，总会吹得顶棚发出声音。

“就是那洞，你看。风总是吹进去，让顶棚‘啪嗒’响。”母亲说。

儿子看了看那洞，确实是，不仅风总吹进去，还不好看，总感觉那是一个缺憾。想想，怎么当时就没有注意到呢？听母亲这么一说，他就从院子外边找了一些泥土，用水搅拌起来，又搬上了梯子。

“等一等……”母亲突然拦住了儿子，儿子吃惊地看着母亲。只见母亲正抬着头来朝着院墙上的边看。

在院墙的上边有两只麻雀，它们的嘴里含着柴草棍和细碎的羽毛。